

典獄長，諸位領導，諸位老師，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大家請坐。我這一次回國，第一次來到監獄裡面參觀，讓我非常感動、非常驚訝，這不是一個監獄，這是一個大學。我看到校舍裡面，是這麼樣的整齊、清潔，就能夠知道同學們在此地身心的健康。我離開台灣的時間很長，有二十多年，在國外走了許多地方，從二〇〇一年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之後。那個時候我住在澳洲，澳洲昆士蘭大學有一個和平學院，這很少聽到的。我那時候是第一次聽到學校有和平學院，聽到校方，我們在座談會當中聽到報告，才知道全世界有八所大學，只有八所大學設有和平學院。和平學院的學習目的在哪裡？化解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、世界和平，這是很難得的。由於九一一事件之後他們產生了一個省思，過去以往他們化解衝突的方式，是用西方的思惟，就是鎮壓、報復。這個事件發生之後，他們就想過去這種方式，已經不能產生作用，讓這些衝突演變成另外一種形態的戰爭，那就是恐怖戰爭，這是很可怕的一樁事情。學校裡面這些教授就在研究，我們要放棄過去這種思惟方法，要認真的尋找真正和平途徑來解決問題。

所以校長就找到我，派兩個教授來看我，說明來訪問的目的，希望我到他們學校，跟他們教授舉行一次座談會。我聽他們的報告，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，也是個大問題，與我們佛法裡面所講的，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有這麼一個緣分，我們也不能夠置之不理，我就去參加。聽了校方的報告一個小時，之後這些教授們就問我，希望我提供一點建議。在這個之前，我在一九九九年住在新加坡，也是一個偶然的機緣，我們拜訪了新加坡九個不同的宗教，把

他們團結起來，確實做得很成功，九個宗教就像兄弟姐妹一樣，互相往來、互相學習。對於新加坡的社會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政府非常歡喜。在我想昆士蘭大學跟格里菲斯兩個學校校長，他們找我，可能也是看到我們在新加坡做的成就。我告訴他們，「衝突一般人只看到兩方面，你們看到衝突的現象，你沒有把衝突的根本找到。這像大夫治病一樣，如果能把根源找到，從根本上下手治療，應病與藥，藥到病除，才能夠產生效果。」他們問我「根本在哪裡？」我說「根本在家庭。」這是大家沒有想到的，我說「你看看現在的社會，離婚率多高？離婚率不斷的在上升，這是個什麼問題？這是夫婦衝突，這問題嚴重。」夫婦衝突會引起父子衝突、兄弟衝突、親戚們衝突，這樣的人他走向社會，他能跟誰不衝突？

所以這個學院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，他的任務，就是幫助聯合國怎樣能夠做些和平問題，確實是培訓和平使者。你要是不能了解這個衝突的根在哪裡，你就沒辦法來做到，把這個工作做好。然後我就告訴他，還有更深的根，更深的根在哪裡？更深的根是你自己跟你自己發生衝突。這個東西很難懂了，我們東方人講的，本性跟習性的衝突，這才是真正的根。西方人對這個也很難理解，本性跟習性翻譯很不容易。所以我就舉個簡單的例子，我說譬如利害當前，你先想到自利，還是想到利他？大家都講當然想到自己利益，沒想到別人，衝突就發生。你看你想你自己，每個人都想自己，是不是發生衝突？這個衝突是損人利己，利己一定損人。衝突化解，應該從我們調停的人內心裡面去下手，我們首先要把自己內心，對一切人的對立、對一切事的對立、對一切物的對立，這個對立的念頭要化解。為什麼？對立會產生矛盾，矛盾產生衝突，衝突再往上提升就發生了鬥爭、戰爭，那這樣人類就走向末日。

我給他分析之後，他們覺得這是個新的思惟方向，過去沒聽說

過的。一個星期之後，他第二次找我，學校第二次找我舉行教授的座談會，學校已經安排，決定請我們擔任他們學校的教授。我說這個我不需要，我倒是很喜歡跟你們教授座談，這我有興趣，名義上不必要。他還送給我博士學位，這我更不需要，我們學佛的佛門弟子，終身是以弘法利生為事業，這些名利我們通常都不去沾染。校長告訴我說「你一定要。」我說「為什麼？」他說「希望你能夠代表學校，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聯合國邀請的，一定是專家學者，是有博士學位。」這樣子兩個學校的校長勸我勸了半天，我說好！我就答應他。所以我從二〇〇三年，正式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這些年參加了十幾次，我了解一般的狀況。許多國家領導人，這些專家學者確實他們有慈悲心，我們肯定志士仁人，我很欽佩。但是都在尋找怎麼樣化解衝突，怎樣來幫助社會恢復安定和平，實實在在是想不出方法。

聯合國這個會議從七〇年代開始，到現在三十多年，找不到方法，他們會開得很多，投出去這些資源不論是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可以說是不計其數。我們看到效果沒有，全世界的社會衝突頻率年年上升，問題是一次比一次嚴重，這是真正的一個嚴肅問題，這是整個世界的社會問題。我在大會做了很多次主題報告，我將我們中國老祖宗，中國有五千年歷史，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，這個族群、這個國家，是世界上很難得找到第二個相同的國家。中國這個社會自古以來，長治久安，研究中國歷史的那些外國學者，談到古老的中國，沒有不佩服的，他說「中國人奇怪，為什麼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、這麼多的人口，治理得那麼好。」這是講過去一百年前的。現在這一百年，中國這個社會動亂不安，這是我們知道的。為什麼會有這種效果？就是中國人懂得教育，五千年的教育、五千年的經驗、五千年的方法、五千年的成果，這我們不能夠疏忽掉。中國的

教育教什麼？教倫理、教道德、教因果，以這個為主。

孔子教學他講過是四門，第一門德行；第二個言語；第三是政事，政事就是我們現在學校裡面學的技術，這技術幫助你謀生的；最後才是文學，文學藝術擺在最後。德行擺在第一位，所以中國教育德行最重要！從什麼時候開始？從胎教開始，母親懷孕的時候就開始。母親思想要端莊、要清淨，為什麼？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會影響胎兒。所以《弟子規》這幾年來，我們來推行儒家的基礎，扎根教育。《弟子規》不是教小孩會念的，不是教小孩會背的，而是什麼？而是父母要把《弟子規》，字字句句落實在家庭生活當中。小孩從一出生他就會看，他就會聽，他已經在開始學習。所以扎根教育是一千天，就是三年，從出生到三歲，中國古人講「三歲看八十」，它有道理，不是沒道理。讓這嬰兒他看到的、聽到的、接觸到的，全是正面，沒有負面的。所以他三歲就有能力判斷是非邪正，他就有這個能力，把做人基本的道理他全學了。所以這是身教不是言教，這才叫真正扎根。

中國這一套的教育，滿清亡國之後，民國初年還有，中日戰爭之後就沒有了，我們的家庭整個破碎，這些教育也都被疏忽。所以我們今天社會動亂，過這種痛苦的日子是有原因的。我們多次向聯合國介紹，大家聽了都很歡喜，聞所未聞，都非常嚮往。會後我們在一起吃飯聊天提出問題，很多問我這個問題，「法師，你講得很好，這是理想，這做不到，不能落實。」這個我聽了之後，我真的是感到很大很大的壓力，為什麼？信心危機，對於古聖先賢的教誨喪失了信心，這個問題嚴重。現在大家相信科學，科學的精神就是拿證據來，沒證據就沒有人相信，要拿證據出來。所以我就想了想，我們必須要把它做出來給大家看。那個時候，這幾年當中我就在尋找，我在美國找，想在美國做，在澳洲、在馬來西亞、在印尼、

在新加坡因緣都不能成就，都沒法子。

二〇〇五年我回到中國，回到老家，七十年沒有回去了，回到老家去看看。鄉親父老聽說我回來，我把這幾年在海外的經過向大家做報告，我就提到這件事情。鄉親父老聽了之後，「回來在我們家鄉做。」家鄉父老兄弟們支持，領導們也不反對，於是我們就在老家辦了一個中心，我住的老家廬江縣，「廬江文化教育中心」，辦這麼一個機構，落實只教一樣東西，《弟子規》。我的實驗是用這個小鎮，湯池小鎮，這個小鎮的居民四萬八千人，十二個村莊。我們的方法，因為從前有人曾經做過，沒做成功，失敗的原因應該是教學對象。假如是以年輕人為對象，居民裡頭老人都不學，年輕人沒有信心，這個教育做不好；如果以學生為對象，老師沒有做到，學生不服氣。所以我就給我們中心的老師做一次講演，我們今天是從事聖賢教育，這個中心不是一般學校，是希聖希賢的學校，今天要做成功，首先老師要做好。《弟子規》裡面一百一十三條，字字句句我們老師先落實、先做到，我們才能夠教學，才能夠感動別人；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做到，希望別人做到，那太困難！所以老師很難得，他們都二、三個月的時間，自己去做到了。

這個小鎮居民四萬八千人，男女老少各行各業一起學，我們用這種方法一起學。大概四、五個月的時間，這小鎮的風氣產生很大的變化，人的羞恥心喚醒，良心喚醒，孝心喚醒。知道孝順父母，知道人與人之間要謙卑、要尊重，要互相尊重，要互相敬愛、互相照顧，互助合作，這個小鎮變成一家人。這個風氣轉過來之後，我們感到很驚訝，因為原先我想，我們中國傳統教育丟掉至少是一百年，現在要恢復有一定的難度。這個實驗，我們預先希望，兩年到三年才能產生效果，沒有想到不到半年效果卓著。所以我們就想到可以向聯合國報告，沒想到好像在五月間，聯合國通知我，聯合國

教科文組織巴黎總部邀請我主辦一個活動，十月份舉辦一個活動。這個活動紀念釋迦牟尼佛，二千五百五十年釋迦牟尼佛的聖誕。聯合國從來沒有辦過宗教活動，頭一次，我想這是佛菩薩威神加持，他怎麼會想到這麼一樁事情！然後我就想，聯合國找的是會員國，他怎麼會找到我？我們在澳洲只辦一個淨宗學院，我擔任院長，他怎麼會找到我？那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派了三個人到巴黎去調查。

調查之後是有這麼回事情，他是邀請的泰國，這就對了。泰國是佛教國家，是唯一的以佛教為國教的國家，辦釋迦牟尼佛活動當然是找泰國，是泰國大使找我的，希望我也能參加主辦。我第一次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是在曼谷大學，我是在二〇〇三年的時候，我到泰國去參加聯合國和平會議，跟泰國政府結緣。當時他們的副總理，他們的三軍總司令來接待我，所以結這麼一個好的緣分，我們也幫助泰國政府建一個僧伽醫院。所以他來找我，這是可以相信，所以就答應了。我們在聯合國辦了四天的活動，蔡老師做了四個小時的報告，另外還有兩個老師，每個老師兩個小時，所以我們做八個小時的報告。而且在聯合國的大廳，我們做了三天的展覽，效果非常之好。會後參加聯合國的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大使，都很樂意到廬江去考察、去參觀、去學習，非常滿意。所以廬江這個地方辦了三年，二〇〇八年底我們就交給中國政府，希望政府繼續辦下去。

在同時馬來西亞他們知道這個事情，馬來西亞現在也成立廬江文化教育中心。他們到廬江中心去學習，也好像有二、三百個老師來參加學習。他們現在是極力在馬來西亞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學習，這非常難得。這次我在高雄，聽到法務部有一個公文，發到全國監獄機構，希望監獄能夠學習中國傳統文化，這太難得，這太好了。

我們在大陸也曾經做了實驗，海南省海口監獄做得很成功，非常難得。外國一些人權主義肯定，把監獄看作大學，在這裡面學習到的課程，是在社會一般學校學不到的。所以甚至於刑期滿的時候都不願意出去，希望在這邊多學幾天。由此可知，中國傳統教育是人性的教育，只要是人，《三字經》上講的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只要是人都歡喜接受、樂意接受。我們在全世界弘揚，還沒有遇到障礙，還沒有遇到要來參加辯論，沒有。無論是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宗教都能接受，這是我們感到非常的欣慰。

這樁事情要做好，首先是要師資，所以我想法務部既然有這個意思，應當建議法務部要辦學，舉辦監獄教育師的培訓班，自己辦可以，或者委託給大學代替你，這也是個辦法。你沒有很好的師資隊伍，就很不容易來推動，所以師資隊伍，是對學習成功、失敗的最重要的環節，要認真培養師資。我們實際上做這樁事情，湯池才不過三年，我們每個老師是很辛苦，但是我們不敢居功，因為這是老祖宗的遺教。我們覺得這個事情可以做得這麼成功，有這麼好的成績，在這麼短的時間能做出來，是祖宗之德、三寶加持，絕不是哪個人能做得出來的。這個我們自己一定要肯定，自己一定要非常認真努力的來學習，不但救了自己，也救了我們家庭、救了社會、救了國家，也救了全世界。

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，實在講在七〇年代英國湯恩比，可能是他首先提出來，他說「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。」我在巴黎開會，會後我就訪問倫敦，第二次去訪問倫敦，去看劍橋大學、倫敦大學、牛津，這都是歐洲漢學裡面最著名的學校，我特別去看它的漢學系。他們的教授老師完全不需要用翻譯，他們的普通話說得非常好，我們講國語說得很標準。不但是話說得好，他們也可以看文言文，很難得，我們真是看

了很感動，年輕的外國人中文學得那麼好。他們用中國的這些典籍去寫博士論文，我遇到一個學生他用《無量壽經》。我說《無量壽經》有九個版本，你是用哪個版本？他用夏蓮居會集本，跟我們現在用的是同一個本子，這真不容易。還有一個用《孟子》寫論文，另外還有一個用中國文學家。所以我就問他，我說湯恩比是你們英國人，也是非常著名的教授，他的話你們相信嗎？你們是研究中國東西，研究中國文化。中國文化就是儒釋道，你們這裡面有用佛經寫博士論文，有用儒家典籍、用道家的，你們都在這裡參加研究，你們想想，這東西能夠挽救這世界嗎？會給世界帶來真正和平嗎？我向他們發問，沒有人回答。

我再問他們，是不是湯恩比說錯了？大家笑笑也不說話。最後我就告訴大家，我說你們現在所研究的是一種學問，佛學、道學，這中國傳統文化。你們可以用這個拿到博士學位，將來也可以做為一個歐洲的漢學家、名教授，這都沒有問題；你不可能像我這麼快樂、像我這麼自在。大家都笑起來，我說為什麼？我學的跟你們是相反的，你們學儒學，我是學儒。同樣兩個字，外國人從左念到右，儒學；我學儒，我們中國的字從右到左，學儒、學佛、學道這就不一樣。儒學、道學是把儒釋道的典籍，當作一門學術去研究，跟你自己的想思言行不發生關係，所以你得不到受用。你看《論語》裡面第一句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；你們怎麼樣？學而時習之不亦煩惱乎！你得的沒有喜悅，這就是不同的地方。學儒就要學孔子、要學孟子，要學得很道地、很踏實，你才能夠契入孔顏之樂，你才能得到；學佛要學得跟釋迦牟尼佛一樣，你看法喜充滿，常生歡喜心，這是佛法。

我跟他這一分析，學佛從哪裡學起？從根學起。你們現在這裡談儒釋道，談儒，你馬上會想起四書五經十三經；講到佛，你一定



會想到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般若》，這些大乘經典。這些東西是儒釋道的花果，花果從根生的！你光在花果上研究，把根疏忽掉，你得不到儒釋道真正東西，你得不到。儒釋道的根是什麼？從哪裡學起？儒的根是《弟子規》，道的根是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佛的根是《十善業道》。這三樣東西分量很少，《弟子規》一千零八十個字，《太上感應篇》有一千二、三百個字，《十善業道經》稍微長一點，那個本子也只有四頁，很薄。我還特別做了一個節本，把它最重要的節錄下來，我只節錄了五百多個字更少。這些東西能夠把它記熟，能夠普及，能夠字字句句做到，你儒釋道的根就紮穩。能夠普遍在社會推廣，我們這個社會就會安定，這個社會會非常的祥和。我們中國古人講的「禮義之邦」，和諧社會就落實了，真能得到。

在中國大陸，因為他們的政府對宗教限制很嚴，像佛跟道都是宗教，宗教活動只能在自己的道場寺院，社會上不可以。我們中心算是學校，學校不能有這些課程，所以我們在那裡推廣只有《弟子規》。但是在台灣就沒有限制，在台灣三個根都可以紮，那個成果一定是超過廬江好幾倍。所以能有這麼一個緣分，希望在台灣，這次我回來緣分也很難得，我沒想到，幾乎所有的縣市長都希望跟我見面，我們跟他們見面之後，多半談都傳統文化的重要性，文化興，國家一定富強；文化要沒有，這個國家會衰。你看世界上四大古文明古國就剩一個中國，其他三個都沒有了，為什麼？文化沒有了。中國雖然在歷史上，政權有兩次落在外人手上，第一次是元朝，蒙古人入主中國，但是文化沒有消滅掉；第二次是滿清，滿清入主中國之後，不但沒有滅中國文化，反而把中國文化大量的把它提升起來，所以它享國兩百多年。滿清是亡在慈禧太后手上，如果不是慈禧太后，我想今天可能還是大清帝國，這是非常有可能的。

這些道理，歷史史蹟我們要曉得，所以我們依照古聖先賢教誨去做就不會錯，古人有句諺語說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，老人就是古人。所以我們今天展開古聖先賢的教誨，經典的教育愈看愈歡喜，把這個東西介紹給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宗教，大家都歡喜。宗教教育，實在講是非常之好，「宗教」這兩個字，要依中國字來解釋太好了，講宗，宗的意思是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的；教是教育，就是教學，連起來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學、尊崇的教化。把這個東西捨棄社會就亂，就會有問題。所以宗教教育裡面，我們這些年在過去，像做團結宗教這個事情，做得相當成功，前途是愈來愈看好、愈來愈光明，宗教要團結，世界才會真正有安定和平。

我記得我是在二〇〇五年，馬來西亞同學邀請我講經，那個法會很大，聽眾有一萬二千人，規模很大。我認識他們的前總理、首相馬哈迪先生，世界上很有名的一個人，他做了二十二年首相，大概在全世界都找不到，在位時間比平常長。那個時候剛剛卸任兩年，我們見面，他就問我一個問題，他說「法師，你走過很多地方，也見過很多國家領導人，你看這個世界還會有和平嗎？」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嚴肅，這世界能和平嗎？他問這個問題，其實這個問題許多人都產生懷疑，而且許多人對社會是抱著悲觀。我當時給他回答，我說「你能把四樁事情辦好，世界可以恢復和平。」他說「哪四樁？」我說「第一個國家跟國家，要做到和睦相處、平等對待，第二個是政黨跟政黨，第三個是族群跟族群，第四個宗教跟宗教，這四個都能做到，和睦相處、平等對待，就容易。」他聽了之後皺眉頭，半天說不出話。然後我就講「確實這四個問題非常棘手、非常困難，可是如果我們從宗教下手，就有辦法做到。」宗教團結肯定影響政治、影響族群，尤其現在民主社會。這個話他聽懂了，第二

天給我寫信邀請我參加他自己主辦的，這次世界和平論壇，我們又一次的長時期聚會，談這個問題。

所以宗教團結是非常容易，而且我們這十年當中做得很有成就，希望真正做到世界宗教是一家。我們宗教要著重宗教的教學，現在宗教已經被社會誤會，主要就是大家疏忽了，只顧宗教的儀式、形式，實質的內容大家疏忽掉。一定要熟悉經典，要依教奉行，它是教育，記住，宗教是教育，每個宗教都是最好的社會教育。釋迦牟尼佛教學四十九年，耶穌教學三年他被人害死，穆罕默德教學二十七年，你看每個宗教的創教者都是社會的教育家，這個我們應該知道。今天難得我們有這個緣分，我第一次在台灣看到，這麼好這一座監獄，真的是好學校，我愈看愈歡喜，我想我們同學都能夠好好學習。好好學習，我們將來在社會上，肩負起怎樣拯救國家、拯救民族，把社會改造好，我們要自己本身做起，就能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。今天謝謝大家。